

新影人试炼场 亚洲片风向标

上影节立足亚洲交出优秀答卷

上海主场
系列④ 亚洲篇

影人聚集地

中国是全球拥有银幕数量最多的电影市场，自然也引起了全世界各国电影人对这块“大蛋糕”的强烈关注，而上影节就是他们最先嗅得市场气息的风向标。因为有着相似的文化渊源，上影节尤其吸引亚洲影人关注，来自缅甸的导演赵德胤坦言，在缅甸，导演想找一万块的投资都非常困难，而他因为会讲中文，享受到了华语电影圈的资源，才让自己的电影之路越走越宽。

本届金爵奖入围影片《一首小夜曲》早于日本当地3个月来到上影节参加首映，像这样上海影迷专属的福利还不在少数。据统计，511部展映影片中有304部为首映，其中，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共97部，亚洲首映113部，中国首映94部，占比一年比一年高。

佳作直通车

上影节坚持“立足亚洲”定位，无论是选片、展映以及合作、交流，都十分关注亚洲影片的推荐介绍。去年日本影片《小偷家族》和黎巴嫩影片《何以为家》在戛纳电影节获奖，上影节马上将其请到上海参与展映。这两部影片在上影节产生的良好口碑和市场反响让国内的电影发行商看到了机会，引进公映后，《小偷家族》票房近亿，上影节帮助引进的《何以为家》在今年五一档更是成为黑马，票房达3.5亿。

2015年起，上影节开启了“国际直通车”项目，把“立足亚洲”的交流互鉴从节内延伸到节外，如今已与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印尼日惹亚洲电影节、澳门国际影展、印度孟买电影节等建立了合作机制。今年电影节展映板块前所未有地策划了5个亚洲国别电影系列展，分别是聚焦印尼、聚焦伊朗、聚焦泰国、印度风情和日本电影周，亚洲各国电影还可以在“一带一路”电影周等各个展映单元中观看到。电影市场也专设了与产业对接的“聚焦伊朗”和“聚焦泰国”项目，便捷高效地促使不同国家的专业人士和观众在电影的交流互鉴中增进了解。

本报记者 赵玥

马上评

成长的喜悦

□ 孙佳音

去年以导演兼编剧的身份拍摄了第一部剧情长片《我不是药神》、最终斩获30多亿票房的青年导演文牧野21日晚也现身了亚新奖的颁奖典礼。虽然第一部剧情长片就大获成功，但文牧野仍然以“新人”的姿态与在场的青年电影人分享：“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田壮壮曾问我，‘你究竟是喜欢拍电影这个过程，还是喜欢拍电影带给你的东西？’，我回答他，我很热爱拍电影的过程，我觉得只要我热爱拍电影，我就一直能走下去，无论将来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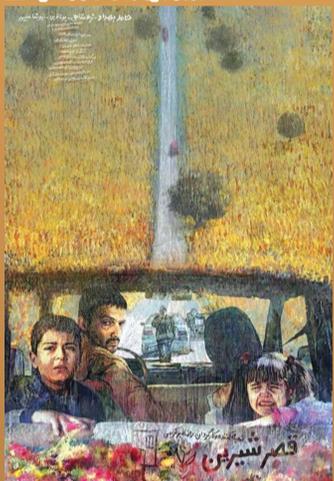
其实，亚洲新人奖也好，上海国际电影节也罢，相对于戛纳、柏林、威尼斯三大国际电影节，我们都还是年轻的，但也是无惧任何困难和挑战的，并且在过程中努力的、进取的。就好像，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就贯彻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精神，推出了“SIFF ASIA”架构。

介绍“SIFF ASIA”的宣传片中，有亚新奖的老朋友徐峥，连续四年参加亚新奖，徐峥表示，“这个平台让我不断有新的感悟、新的收获、新的惊喜和新的话题”。他称赞“SIFF ASIA”的出现标志着亚洲电影事业的日趋成熟、亚洲电影人群像在世界舞台上的不断崛起。

“SIFF ASIA”已经生根发芽。我们也相信，始终在努力，一直走下去，亚新奖和上影节，将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成为凝聚亚洲新力量最坚实、最富生命力的载体。



《一首小夜曲》海报



《梦之城堡》海报



《余生日光下》海报

在昨晚的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上伊朗电影《梦之城堡》独揽三奖，除了“最佳男演员奖”外，还捧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两座分量最重的金爵奖杯。首次参加上影节就获得金爵奖最佳影片的《梦之城堡》导演雷萨·米卡尔里米表示：“亚洲需要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样有影响力的平台，让各国电影人近距离地交流合作。”

“我们5月在戛纳相聚，6月又在上海重逢。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成为全球电影人必不可少的工作日程。”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弗雷泽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这样表示。上影节有何独特魅力能吸引全球影人到访？组委会用“立足亚洲”的定位、精细化的亚洲服务、全面的亚洲人才培养计划、百花齐放的亚洲影片展映交流给出了一份答卷。

新人启航处

金爵奖参赛片《第四泳道》以诞生过最多冠军的泳池第四泳道为名，寓意“最强的人”，因为在游泳中只有预赛成绩最好的选手才会在决赛中被安排到第四泳道。其实上影节也是亚洲电影节中的“第四泳道”，严格的筛选机制不仅让金子发光，更让璞玉有机会被雕琢。

2005年，还是电影新人的宁浩曾以《绿草地》得到亚洲新人奖肯定，今年他又回到这个平台，以亚洲新人奖评委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挖掘更多新生力量。自2004年亚洲新人奖设立以来，许多年轻的亚洲导演从这里被世界所认识，如中国大陆的万马才旦、曹保平，中国台湾的林书宇，伊朗的叶塔潘那，印尼的巴瓦尼等。

本届上影节全新推出短视频“探索”单元和创投训练营，为年轻人敲开电影的大门铺了不少台阶。这两项活动与金爵短片、电影项目创投、亚洲新人奖、金爵奖一起，构成上影节发现新人、推出新人、培育新人的六级阶梯型体系，为更多“宁浩”的孕育保驾护航。

戏曲电影怎么拍 依旧是难题

——听导演郭宝昌谈“当戏曲遇上电影”

文化娱乐现象 述评

这几年，戏曲电影的拍摄迎来了一个小高潮，国家级、省市级的戏曲电影拍摄工程纷纷亮相，各家院团、各位名角儿各显其能，争相把各自的拿手好戏搬上大银幕。本周三，“京剧电影工程”最新戏曲影片《捉放曹》又将在车墩影视基地开机……都说戏曲借着电影的翅膀迎来了最好的时光，但在近日举行的“当戏曲遇上电影”的主题论坛上，早在15年前就打造戏曲电影《春闺梦》的导演郭宝昌却表示，“如何拍好戏曲电影”仍是需要攻克的难题。

需美学相融

2004年郭宝昌与李佩红合作了戏曲电影《春闺梦》，这部电影是根据1931年程砚秋创作的京剧《春闺梦》

改编，又增加了一条辅线，通过一个戏楼的变迁，映射了中国京剧百年沧桑史，在原剧倡导和平的立意之上，又加入了对京剧发展的思考，电影《春闺梦》在制作上使用大量的现代手段，两条故事线索相互穿插。

15年来郭宝昌从未停止过对戏曲电影发展的关注。在近年来近乎“井喷”的戏曲电影创作中，郭宝昌最推崇的是郑大圣导演、尚长荣先生主演的京剧电影《廉吏于成龙》。不过在他看来，还是有很多戏曲电影创作者，依然停留在上世纪50年代最“古老”的戏曲电影的观念里拔不出来。

电影是镜头艺术，而京剧是角儿的艺术，两者结合并不似“拼贴”这样容易。如果电影导演不懂戏，而懂戏的人没有电影意识，拍出来的要么是放大大银幕的戏曲纪录片，要么是有戏曲元素的电影，“如果不能将

戏曲美学和电影美学相融合，都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戏曲电影’。”

在戏曲电影的创作上，郭宝昌既不赞同完全以“导演中心制”来主导戏曲电影，也不认可电影就要完全屈服于戏曲。他认为，戏曲是角儿的艺术，导演如果心里不能装着这一点，拍不好戏曲电影；但若要说让电影拍摄完全屈服于戏曲，那是导演没本事。“戏曲电影”是两种美学的相融，最好的姿态应该是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应开放包容

现如今，很多戏曲电影创作出来却没有足够的排片量，制作了却上不了院线，被很多人视作戏曲电影走向观众的最大阻力。但郭宝昌提醒道：“难道上了院线，就会有人排队买票看吗？”于他而言，戏曲电影要解决“受众”，首先要锤炼自身。



《春闺梦》剧照

在郭宝昌看来，思想保守，缺乏包容度才是戏曲往前走的最大阻力之一。以京剧程派青衣张火丁打造《霸王别姬》、李佩红搬演《穆桂英挂帅》为例，郭宝昌说他曾不止一次被问到：“程派这样糟蹋梅派的戏，您怎么看？”他就很是疑惑：“京剧《穆桂英挂帅》也是当初梅兰芳先生从豫剧移植过来的，怎么没人说他糟蹋马金凤？”在他看来，这样的提问反映的是整个梨园行的风气。

而说到开放和包容，郭宝昌呼

吁全国京剧界都应该学习上海的胸怀：“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我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绝对是戏曲里面、京剧里面最领先的作品。怎样用京剧最传统的语言，对曹操进行现代诠释，太了不起，这只有上海能做出来。而郑大圣拍摄的戏曲电影《廉吏于成龙》也是个中翘楚。”

郭宝昌强调，之所以唯有上海能出这样的作品，和这座城市的开放、不拒绝外来文化有关，这是上海最大的特点。本报记者 朱渊